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意 大 利 短 篇 小 說 集

(下)

戴 望 舒 選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集說小篇短利大意

(下)

譯選舒望戴

著名界世譯漢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集說小篇短利大意

冊二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初版

選譯者

戴望舒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C五三五

徐

老人的權利和青年的權利（阿爾弗萊陀·邦齊尼）

莫莫常常會搖動着他的頭說，頭一搖動，他的肥胖的項頸便顫抖了：

「我們不能這樣地過日子。我說，事情改變了的時候，我們會日子過得更好一點。」

莫莫呢，他並不是一個壞人，他也不是脾氣很大的；那祇不過是因為他的心智的通氣孔是一個小的罷了，

當莫莫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這個通氣孔的狹小就暗示着：他並不是爲了埋頭用功而生出來的。現在他已經長大了，那通氣孔便使他變成了一個實際的人，一種順受着世界，不問事情的原因和目的的人。他祇儘他所能安逸地度着日子。

莫莫並不願意任何人死。當他說如果事情改變了，他們可以日子過得更好一點的時候，他並不是在希望任何人死；哦，不是的！他僅僅在宣說一個像算術的規則一樣的，大家都明瞭的事實而

已。

『不，如果他們要活下去，那麼就讓他們活下去吧，』他說，『而且很歡迎，祇是在你的收入是並不很多的時候，這許多費用和四個漸漸長大起來的孩子，卻實在是一個難堪的負擔罷了。』

死的權。

生的權。

莫莫的妻子也並不比他更急地等着那兩個老婦人的死（她們是把她像女兒一樣地歡迎到她們的屋子裏去的。）

希望別人死，那你一定要憎恨他們。但是那個媳婦瑪爾妲卻像她的丈夫一樣地是一個靈魂平庸肉體勤勞的人。如果她在禮拜日有功夫，她便去做彌撒。可是任何人，甚至天堂上的諸聖，也都必然能看出，如果上帝能使那兩個老婦人歸天，那麼他們的日子總會過得更好一點。瑪爾妲便是這樣地對她的朋友們，對她的丈夫，對任何碰到的人說着的；而大家也都附和她的意見。她也把這話加到她的禱告辭中：『親愛的上帝，』她禱告着，『這兩個可憐的老婦人把日子拖延下去有什麼

麼好處呢？她們祇是自己不幸又使別人不幸而已。」

不要太快地責備他們；我們是大家都像莫莫和瑪爾妲一樣的；就是叫我們自己去裁判那種抱怨的心和懷恨的話（這些都是因為和兩個脾氣暴躁又動不動埋怨人的半殘廢的人住在一起而發生的，）也不免是沒辦法的事情吧。

這兩個幽靈，她們在『生命』的車站裏幹些什麼？她們已來不及搭快車，而在等待着『死』的慢車。一種對於出發的人和留在後面的人都是一樣的，難堪的等待！

好吧，讓她們等着。但是現在，一切的燈都必須單單爲了她們而點着。而一切的路警也必須單單爲她們而站着崗！如果這兩個幽魂已趁了『死』的快車去，那是要省多少的麻煩，時間，金錢和苦悶。她們自己也等待得疲倦了。

『死』的慢車還有多少時候可以到？一閃光，一陣隆隆聲；這是牠漸漸地從黑夜裏開近來嗎？不，還是一點什麼也沒有呢。

×

×

×

幸而莫莫的屋子是老舊的，而在過去的時候，人們是有意建造有寬敞的房間和花園的大屋子的。

我們在大屋子裏不大互相厭惡一點；那些管理生活的協合的人們，如果請那些建築師用寬大的尺度計劃住宅，又使牠們一定有一種陽氣的外觀和一種花園，那麼他們便是有見識的了。我們在學校裏所學得的一切課程之中，我們也得很重視園藝學。幾世紀的經驗已指示出種馬鈴薯，芹菜，蔬菜或花卉的人，大概總是一個和善而良心好的人。近代的趨勢，在另一方面，把家庭排列在一層層的重疊着的箱子一般的房間中，是絕對地有流弊的。這種人類的層疊，是像把電流傳導過許多電線一樣，那些電線，會發出憎厭的火花，恰恰和人們所預言着的博愛精神成了一個強烈的對照。

所以，有爽亮的外觀和一個花園的大屋子，是少不了的。

×

×

×

全靠了莫莫的屋子的式樣，那年青的一對，莫莫和瑪爾姐，纔能和那兩個老婦人分隔地生活

着：他們形成了兩個分開的家庭；這樣地避免着衝突；那兩個老婦人住在樓下，他們夫婦兩人住在二層樓。

但是在這兩個老婦人，和她們的孫兒女們分隔了，實在是一種殘酷的苦痛：她們永遠不再在食桌間撫着那幾個柔順的美麗的頭了；她們永遠不再聽着那些柔和的聲音了。燕子的啁啾聲是不能再聽到的了。

他們說這是醫生吩咐如此的。他託詞說，『讓這兩位身體那麼不好的老婦人在飯堂裏，談話室裏和孩子們混在一起，實在是不妥當的。』這種衛生的理由，使這個家庭一分爲二，年青的——我們已說過了——住在二層樓上，年老的住在樓下。每一個家庭各自燒自己的飯。但是，有時候樓上孩子們的哭聲使那兩個老婦人急忙地跑到樓梯邊去；接着，在半路上，她們記起了別人叫她們不要上樓，於是她們便垂倒了頭，默不作聲地回去。

有的時候——事實上這是常有的——有一個孩子，可能地是瑪柳霞，會逃下樓來（她已做慣了這等事了！）躲在祖母，盲目的祖母的圍裙裏。

勤勞的瑪爾姐，銳目的瑪爾姐，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她去尋她的女兒，看見她和她的祖母在一起。『立刻回來！』她拚命招着手，斷然地說。那小姑娘看見了，順從了，跑回到她那裏去；那位祖母感到她溜了出去，伸出了她的顫抖着的手去找那金髮的頭，帶着一陣乳香的小小的可愛的頭；但是她已經去了。她不敢喚她；她的蓬鬆的灰白的頭便向她的膝邊垂了下去。她動也不動地幾小時地呆坐着，對黑暗所織成的神祕的花紋沉思着：那麼神祕那麼可怕的圖畫，有時竟會使那死了的眼珠從眼眶中跳出來，使那虛弱的心神搖曳不定。於是看護婦便不得不從醫院中被派出來，因為她的一種利害的病是發作了。瑪爾姐甚至竟會說她的婆婆是瘋了，說還是把她送進瘋病院裏的去醫治好。但是她卻並不瘋；她祇不過失去了那雙除了塵世間的東西以外什麼也不看見的，永恒眼睛的視線而已；而當疾病把這雙眼睛閉合了不讓牠們見光明的時候，另一雙眼睛，那雙神祕的眼睛，便在裏面張了開來，牠們看見可怕而悲劇的東西，以致不論任何看着那些東西的人，便變成神經錯亂的了。

除了當她是在發病的時候之外，這位祖母是平靜而知足的。她的柔輓的拖鞋，穩定而遲緩地

在各房間中來來去去地踏着；一隻手摸索着牆壁，另一隻手是伸張着的，帶着一種有規守的，不變的動作，這邊那邊地擺動着，好像是在掃除那許多年以來緊貼着她的黑暗一樣。她在想弄一個罅隙讓光明透進去，因為有時候黑暗並不那麼很濃密。在明耀的日光中，或是當燈光高耀着的時候，她的眼睛能夠看見一點兒極微弱的光啊，光明！『仁慈的上帝，』她禱告着，『再賜我一次光明吧，就是螻蟻也能看見，——讓我像牠們一樣地看見一點兒吧！』

除此以外，莫莫的母親便一點也沒有什麼了；而除了當她是被她的憂鬱病所襲的時候之外，她是柔和而沈靜的。她會問起小鷄羣裏的母鷄：牠們生了幾個鷄蛋，牠們可以賣多少錢。她問洗衣服的婦人是否已把所洗的衣服都送了回來；她最後會仔細地說着她在家里親自洗衣服的那些日子：溫柔的往日！她記起她現在已沒有了的，對於操作的古舊的熱心。當她對她自己這樣喃喃地說着的時候，她的嘴唇顫動着：哎喲，傢具上塵埃沒有除乾淨；於是她使用一個拂塵帚在房間裏漫拂着。她親密地留戀着那碗中的食物，那把新的生命送到她的血脈裏去的，滋養的好食物，

「你不得不管住她，她是比一個孩子都難管，」瑪爾妲說，「如果你一不留心，她就會把一碗

東西兩口吞完。」

「消化力真強，」那醫生說。

「她鐵釘也消化得下！」瑪爾妲喊着。

「她還會活着替我們都安葬了呢，」莫莫說。

「是的，說不定她還要拖延多少年，」那醫生說，「五年，或許十年，誰也不知道。」

「她所消耗的東西的總數啊！」瑪爾妲說。「例如燈吧，每晚要半斤洋油。如果她真是眼睛瞎的，她真又何必用燈呢？」

「在她的這種情形中，溫覺是已轉變爲視覺了，」那醫生這樣解釋。

是的，當你想到了這個生着那隻想在黑暗中弄一個罅隙的手，生着那雙每天地渴望着光明的——她的目光——從眼眶裏突出來的大呆眼球的，像鬼一樣地在屋子裏徬徨着的老生物的時候，你便會了解，她如何遲早總會使那些不得和她住在一起的人們討厭的。

那另一個老婦人是她的小姑，莫莫的姑母。在過去的十年中，醫生每次總說她是活不到第二

年的冬天的。她的疾病嗎？血癆，或是肺癆，一種使她的臉兒變成黃色又像玉一樣透明的東西。

「當然並不是有什麼人反對她什麼，」瑪爾姐說，「但是她卻有點東西會使你發抖。那簡直好像是一個死屍在三天之後從棺材裏爬起來似的。還有那種永遠嗚嗚地響着的聲音，——而她的鼻子又老是拖着鼻涕的——」

因為雖然她自己是不覺得，一種不斷的呻吟聲卻像那拖着鼻涕似地從她的嘴唇間吐出來。那聲音是微弱的，但卻那麼地充滿了苦痛，竟使滿屋子都佈滿了牠的回音。Non sicut ego volo, Domine, Domine, sed sicut tu 在用拉丁文念過了這句話之後。她又用她自己的話重說一遍：「主啊，願你的意志，而不是我的，完成了！」

在做少女的時候，她曾經是精神上有點偏僻而又浪浪的。她讀過聖奧古斯丁懺悔錄，楊的夜思，甚至維克多·雨果的愛斯麥拉達；但是現在她從牠們之中所記得的一切，卻祇是恐怖地或失望地對天而發的某一種尖聲的無告的哀訴。

在做少女的時候，照一張五十年前的肖像看來，她曾是富有，美麗而愛嬌的。那張肖像上書着

她戴了一頂惹目的小圓帽子，穿了一件鯨骨裙和外衣，和一條寬大而蓬起的裙子，這便是當時的裝束。在她旁邊是一叢開着花的灌木，而那少女的手是擎起着去採一枝花。

在這古舊的家裏，曾經有一度是有許多的朋友，許多的錢的！她怎樣會永不結婚，永不從那開着花的樹枝上採一個果子的？她怎樣會喪失了她的朋友，親戚，金錢的？她怎樣會喪失了她的青春？那個欺人又受欺的青春，是在靜默中消失了，由潛進的疾病來代替了。她的嫁奩也在靜默中消失了：她的犧牲便也靜默地達到了極點。

她有一個沈迷於戀愛之中的弟弟。那個他所要娶的女人是沒有錢的人（就是現在瞎了眼瞎的那個人），所以這位姊姊便拿嫁奩供給了她。從這場婚姻中，有一天便生下了這個莫莫：這個大家侍候着珍愛着的男孩子；爲了他，人們不惜任何最好的東西，他的每一個念頭便是法律，便是聰明的表徵。轉瞬之間這嬰孩長成爲小孩，少年，成人了。他所需要的一切東西，他必須要弄到；在孩子的時候，那是不計其數的玩具和糖果；其次是一桿鎗，其次是款待他的朋友們和替朋友付請客帳的一袋袋的錢；其次，他也輪到需要一個妻子了——在他的姑母家裏居着主母的地位的，寒微

的瑪爾姐這個新的玩具。接着在接連兩年中生下的姪兒的兒女們也來了。

正如一個在織物間上上下下地穿奔着的梭子一樣，她的心情單調地在她的生活的歲月間穿奔着。過去的黑暗照亮了，好像黑夜被海上燈塔的突然的閃光所照亮了一樣。虛空中的虛空，一切皆空。祇有你，主啊，是真實的。禱告上帝，你不肯賜我永遠的生命嗎？願你的意志完成！這樣說着，她沈迷地沒入神聖的深淵中。像自殺者一樣，她喊了一聲，深深地投入那牽引着她的虛空的懷抱中。從聖奧古斯丁和遵主聖範中，她大口地喝着安命的苦水。

但是莫莫卻被他姑母的哀訴聲所觸惱了。

「她爲什麼不會死的呢？她是早就應該死的了。她比我要依戀生活得多！」

他的狠毒的口氣真的會使你當他是一個壞人。但事實卻是，不但莫莫，就是我們大家，當我們的家人很衰老的時候，我們也會覺得他們難堪。好像喪禮是已經舉行過了，甚至我們的記憶也已經是在地下了。這改變的準確的時候是並沒有確實知道的，但這位母親或姑母已不復爲母親和姑母了，卻是一件事實。祇有她們從前的鬼魂，還不受人需要地留在屋子裏。

「莫莫是不錯的：她們並不願意死。當有太陽的時候，她們有一種安全的感覺，好像在這一天『死』是不會前來似地。她們兩人都依身在那臨着果樹園的木欄杆上，在陽光中高興非凡。母雞的咯咯聲，從果樹裏飄了過來。」

眼睛亮的那個使盡了全力把一張圈椅推到有陽光的地方去，把肥胖的那個扶坐上面。在晴朗的日子，那個眼睛瞎的是比較容易侍候一點！她曲曲折折地順着她的幼稚的思想下去：母雞洗濯，那些喧鬧聲是從那裏來的，鐘爲什麼鳴着。

她的小姑在這老舊而廢棄的途徑中追隨着她，專心遏止住那些可怕的夢魘。偶然，她會喊着：「我是母親！你知道做母親的意義是什麼嗎？那意義便是大家必須順從我。我要把我的孫男女們弄過來，我要把瑪柳霞弄到我這裏來。那個可惡的瑪爾妲是在教她把我的名字都忘記了。」

「不……」

「哦，她是這樣的！我一定要弄瑪柳霞來！」

她跳起來走上去，她的寬弛的兩頰發着紅，她的兩隻手摸索着前面的路，好像手指上是有着

人們不能看見的眼睛似的。

她的小姑使了個勁兒把她鎮定下來。『噲，噲，』她繼續說，一邊把她的灰色的頭髮從前額邊撫上去，試行着催眠術。她是循循善誘的：『明天吧，我的人兒，明天吧！瑪柳霞現在還在學校裏，而且湯卻已經預備好了。』於是，當她的心一靜了下去的時候，她的胃便立刻着急起來了。她在她的羹湯上整整地耽擱了一個鐘頭，帶着一種孩子似的胃口吃着；當碗已經空了的時候，她拿了幾小塊麵包，把碗底拭得乾乾淨淨，吃了下去。

黑夜已降下來了。

『這是念我們的禱告詞的時候了，』明眼的那個說。

眼睛瞎的那個人的臉兒是倔強而興奮的。

『我們的禱告詞，杜姐……』

『不！』

『爲什麼不，杜姐？』

『因為沒有上帝聽禱告，把燈捻上了吧。』

那時瑪爾姐剛剛走過，而那非常高的火焰，是可以隔着窗看見的。眼明的那個老婦人便把燈捻下了。

×

×

×

昨天，在一個明耀的五月陽光中，發生了一件最奇怪，最出意外的事件。

那個媳婦瑪爾姐，帶着她的兒女，狂喊着跑到街上去，一直到她的叫喊聲把鄰舍完全驚起了纔為止。

這正是如此發生的，她這樣地說：那木匠和他的學徒來修欄杆，因為欄杆木已經爛了，靠上去就會塌下去。應該把牠修好了，因為那位眼瞎的老婦人是常常靠在欄杆上的。

但是她卻已忘記了，她不知道——瑪爾姐不知道——那還沒有完工的木匠，並沒有把新欄杆在牆上裝牢，卻祇鬆放着。那木匠和他的學徒便回去吃午飯去了。

哦，看見這個老婦人一天到晚像一個亡魂似地在走廊上踱上踱下，簡直要使她發了狂。她為